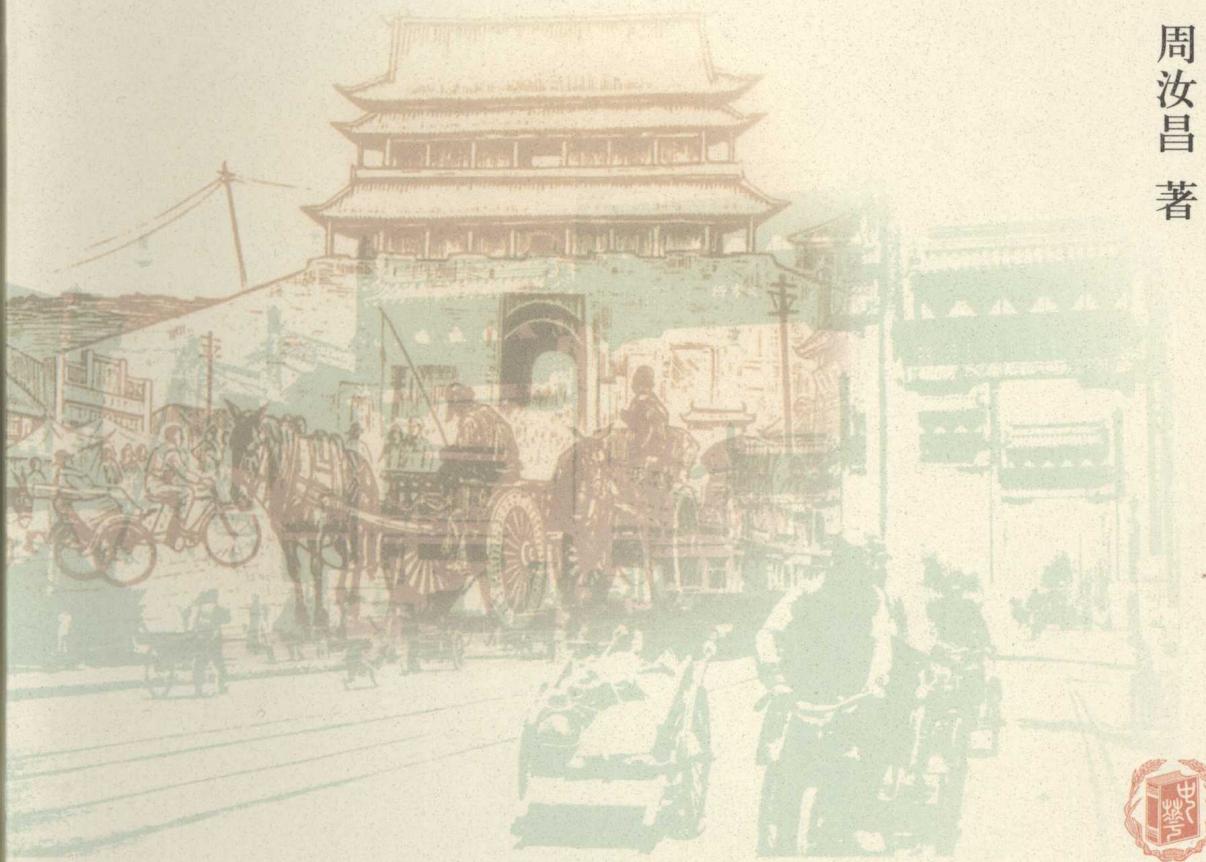


北斗京华

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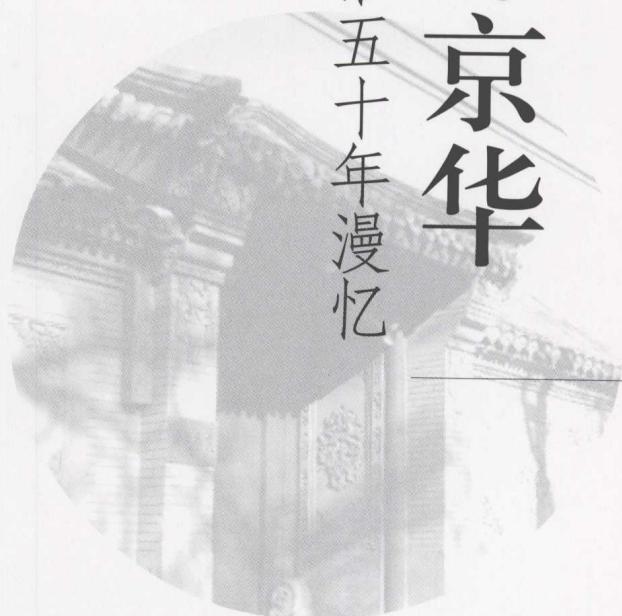
周汝昌 著



北斗京华

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

周汝昌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斗京华: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周汝昌著. - 北京:
中华书局,2007.6

ISBN 978 - 7 - 101 - 05590 - 0

I . 北… II . 周… III . 随笔 - 作品集 - 中国 - 当
代 IV .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5174 号

书 名 北斗京华:北京生活五十年漫忆

著 者 周汝昌

整 编 者 周伦玲

责 任 编辑 李世文

出 版 发 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 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

版 次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700 × 1000 毫米 1/16

印张 21 1/2 插页 4 字数 250 千字

印 数 1 - 8000 册

国 际 书 号 ISBN 978 - 7 - 101 - 05590 - 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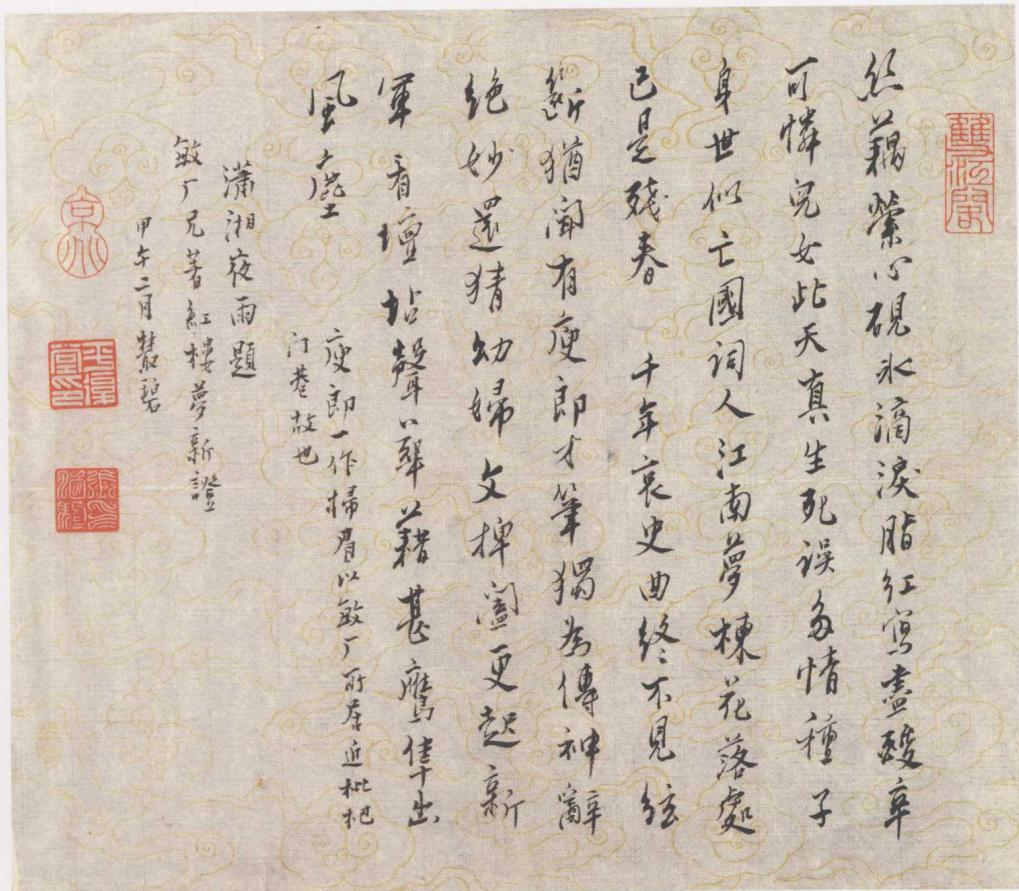
定 价 36.00 元



新春佳节



畅春苑遗迹(今北京大学西门外)



张伯驹题《红楼梦新证》

木蘭花慢

得命新六月廿三日書歡喜感歎得示

曾有不可無詞以紀之也

石頭非寶玉便大觀上靈名甚樓羽迷離
鶯嬌鶯蛇鬢亂似橫西城試尋鶯址尚
朱樓碧瓦暖觚稜煊然奴才家世應墮
殿落階層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
書成是慧地父龍門史清高密鑿經
分明去天尺五聽匡人廢語夏雷鳴下士
從教大唉唉聲一似蠅聲

第

真

中國百貨公司成華牌精製

昨早得書便思以詞紀之而情緒激昂
思想不能集中未敢率尔孤負佳題
下午睡起啜飲後披管伸紙只得斷句
仍未成篇今晨五時醒來擁被默吟竟
爾譜就起來錄出殊難愜心逐漸修改
迄於午時乃若可觀罷錄呈
吟政想不致廢頓攢眉可原稿一並
附上令

命新見之大觀老馬不^往馳驛但形竭
蹶也立四年六月二十有七日糟堂

顾随为《红楼梦新证》写赠《木兰花慢》

夢雪芹紅樓夢題詞四首

名園甲第石奇花絕鶯平疊橋深絕代
仙蝶早一盈万人情素悵双光苑圃夜
密雲鬟洞雪始寒峰偏山音出有聲，無
限恨此日人情淡漬衣裳

雨細白苔割眉明正照年情如雨滴如珠
已殘照圓空堂抖枕偏接木生心空此耽情未
斷肩底飛壹恨蘋平瘦郎猶自尋前約空飯
筍、竹紫脣

仙草神瑛事太奇妄言妄駁未復疑如何肯
出心搖日永絕粒連宵嘯苦時偶信飄飄幽夢隔
悲仙又見此簾垂不乍作者緣何恨款隔吾

而紫古悲

因若紅繩口草向試磨奚展函刊冊良
緣合讓林先薛國色難分並與環羞里重霄
春深志一庭空念言三長間宦遲空寂寞
正側因囀音高過海山

右口許見玉硯齋詩稿卷十三首鞋集仁和沈
森然紅山拔翠羽於青蘋中自乾隆五十四年
補后增序嘉慶三年吳汝麒序沈氏堂房先
潤金与雪芹之同時共游處還以授人環玉唐元
寶石清人董中首指此義者語文無大闕少
然玉該紅樓故寔主而不當廢若夏抄原

玉言吾兄以為若索之資
丙申正月廿一日而宣於下書於赤蕪軒中

此鼎昌弟特為研朱寄自海上至可貴重財魚記

新版小序

《北斗京华》是我自己喜欢的小书，今承中华书局为之重出新版，不禁想到新版应有新序才是。但年龄太大了，写起来虽欲出新，终究还是推不掉那个“絮”字。萦思结想的那一点儿意思，总麾之不去——这“新”序恐怕难免与旧序有重复之处。其实，这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新之与旧，本来也只是个相对的历史名词，时间会把它们加以变化，新的又变旧，旧的又似新了，真是妙理难穷，各人自去体认就是了。

我是天津人，北京还叫“北平”的时候，我就成了这地方的居民，也就以此为第二故乡了。直到今日，我还是认为：世界上最可宝贵的文明古城，如今只有北京了，实在太稀罕，太可爱，无与伦比地令人依恋。

但是，老北京的风貌、格局、风习、浓郁的中华文化情味气氛，都变得很厉害了，我每一外出，总觉得自己已是个外乡人来到一个不大像北京的地方。

我非常爱诵诗圣杜少陵“每依北斗望京华”的名句。一九六九年秋至次年七八月间，身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白天劳动后，晚夕有时搭起布幕放电影。记得一次是看苏联创作的列宁、斯大林故事片。我们



落北而坐的正是不歪不斜朝正北的方向。天渐黑了，天上星辰越发灿烂了，然而最令我注目的还是那北斗当空！

这时，我心中诵念的是杜老的那七个字——也只有这时，方才加几倍地体会到杜老写下这七个字的心情。

老北京一片一片地消灭了，一面消灭，一面报纸上还不时出现“保护古都风貌”的大标题。人们的心愿挡不过开发商的财力富豪力，而且媒体也有文章指出：每十年出生一“辈”人，他们的差别就不是不显著，对一切事物的看法想法就不一样……那么，他们目中的北京，与我就绝不相似了——他们愿看我这本书或者即使看了，看得出“滋味”吗？

我说过的：我所“赶上”的老北京，已然是“尾巴的尾巴”。真正见过老北京的，读我的小书，不免生窃笑之心，书内所叙未免太孤陋寡闻了，竟敢题曰“北斗京华”，何其妄也！

原谅吧，谁使我这么孤陋寡闻的？我岂甘愿如此？历史安排的，我的一点儿知识只能如此。我还是时常想起梅花大鼓泰斗金万昌先生“王二姐思夫”之唱词“七小星拱北斗”，当王二姐刺绣时“七针扎”扎的就是“七个小星”。这星可不“小”，而中华人总认为这七星之下所笼罩的地方就是北京！

多么可爱的“北斗京华”一词，拙著竟得此以为书名，何其幸也。

——是为新序。

古历丙戌年，第一个“文化遗产日”（二〇〇六年六月十日）写记于京华

初版自序

我在北京生活了数十年，外乡人视我为“老北京”，以为我必然是个“京通”的专学家。其实这离事实很远——说来也许人家不相信，我并无资格写一部“北京生活五十年”的专著。我对北京这个伟大的民族历史文化殿堂与宝库，所知太有限、太零碎、太琐末了！只因友好的介绍与敦促，出版社方面诸位的不弃，这才使我决意试笔。

我从一九三九年首次眼见到当时北京的风貌气象；从一九四〇年读大学，住西郊为始，中经六年（沦陷）失学与两年执教于成都华大、川大之外，一直是北京的居民，其见闻经历，不应算是十分微少贫乏吧。但我学生时，不知几个月才得进一次城；而后来当编辑时又是坐班制，难得到处去游览娱乐；再后则病弱、目坏……，虽然身为研究员，已难外出活动。如此粗叙，已可见我上文自云并无资格写出一部名实相副的书，绝非谦语虚词。

自我亲见老北京之前，听说那变化已是太大了（庚子、辛亥、沦陷……）；而自我入京居京之后，那变化更是巨大得多。以前的，我连想象也不能得其万一。亲历的，则又笔不足胜任一个叙写梗概的职责。以此之故，我下笔之际，心情总是惭愧、惆怅、矛盾、杂乱……，这就使我这儿的文字更无可观之处了。



然而，巨细重轻，鲲鹏鸚雀，蹄涔海若……，自古也并存不废；人的阅历不同、处境不同，看事的角度重点也不同……，那么我虽是个零碎微末的“载记”者，其间也许又另有一番“境界”，也未可知。大手笔不肯不屑谈及的，在这儿或可窥见一斑，从中得其意味——如此亦可自解自慰了。

我写老北京是想记录某些文化的痕迹，已经消失的梦寐难忘的中华艺术之大美至奇的古建筑，市衢坊巷，百姓商贾担贩的人情时序、古道淳风。

新中国的新北京，尤其自从明清的老城墙拆掉以后，其市容变化之巨大，实非拙笔所能形容，而我每一入市，已是难认何街何道，简直像外乡人“进城”那样陌生和“落后”了。几百万辆汽车塞满了整个北京的每一条通道，像水流一般永不停息或“断流”……！外地来游者，除了逛故宫、游颐和园之类，已不再知道北京的历史风华何在了。他们却可以推知，老北京的优美的习俗民情，是中华文化的结晶的重要部分，这不会随市容之大变而归于消失。我愿以此小书作为祝愿的一种“心香”之献。

这个小文集是应邀特写的，极少数是旧撰。其文体带有一些回忆性质，但不是什么死板的流水史篇，也不是什么“大事记”，更不是名胜游记；只是以地、以人、以事为“三纲”而记我欲记之若干片段，此中存有“个性”，力避“八股时文”气。如果锡以美名，则无以名之之强名，或许可以“文化随笔”充之——愧甚愧甚。

我自创的一个文例是每篇之末有一首七言小诗。我喜欢这个形式。诗不全是重复“正文”的内容，是呼应、映照，以至是文“外”的补充，不拘一格。我以为可增情趣，也是中华诗文倚辅的传统特色。但此种诗不过是“竹枝词”体，通俗已甚，诗词专家幸勿以“高格”绳之，那就太远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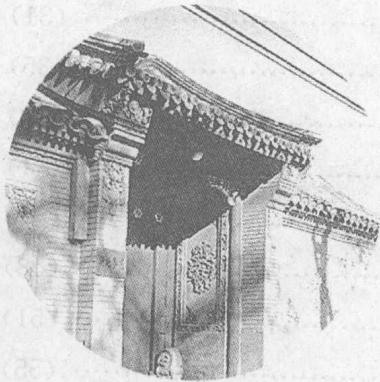
诗曰：

紫陌红楼十丈尘，万家烟树瓦销鳞。

春愁依约宫墙柳，锦绣京华事事新。

庚辰上元节

目 录



新版小序/1

初版自序/3

楔子

燕京人海	(2)
轮痕履印	(4)
东京——北京	(5)

斯文向往

文化神游	(8)
皇都帝里	(10)
进北京	(12)
陋巷巢痕	(15)
北阙雄文	(17)
新证红楼	(19)
拔风尘	(25)
地震著书	(28)



聋与音乐	(31)
学术的浪费	(35)
回归献颂	(38)
雪芹瓷字	(41)
问心无愧有知音	(44)
藏书	(48)
李杜公案与《碎叶考》	(51)
盲之边缘	(55)
小摊	(58)
物劫	(61)
全国政协二十年	(64)
政协的盛况	(68)
给外国使节讲《红楼》	(76)
燕京杂感	(80)
救救胡同	(84)
建雪芹旧居纪念馆	(86)
《棟亭集》的故事	(88)
荣与愧——获《北京大学学报》奖之感言	(91)
瀛寰舞苑艺双新	(94)
“三气周瑜”	(96)
夏衍旧居	(99)
狮子的际遇	(102)
“小区”感受录	(104)
关于“北京钟楼的钟声”	(1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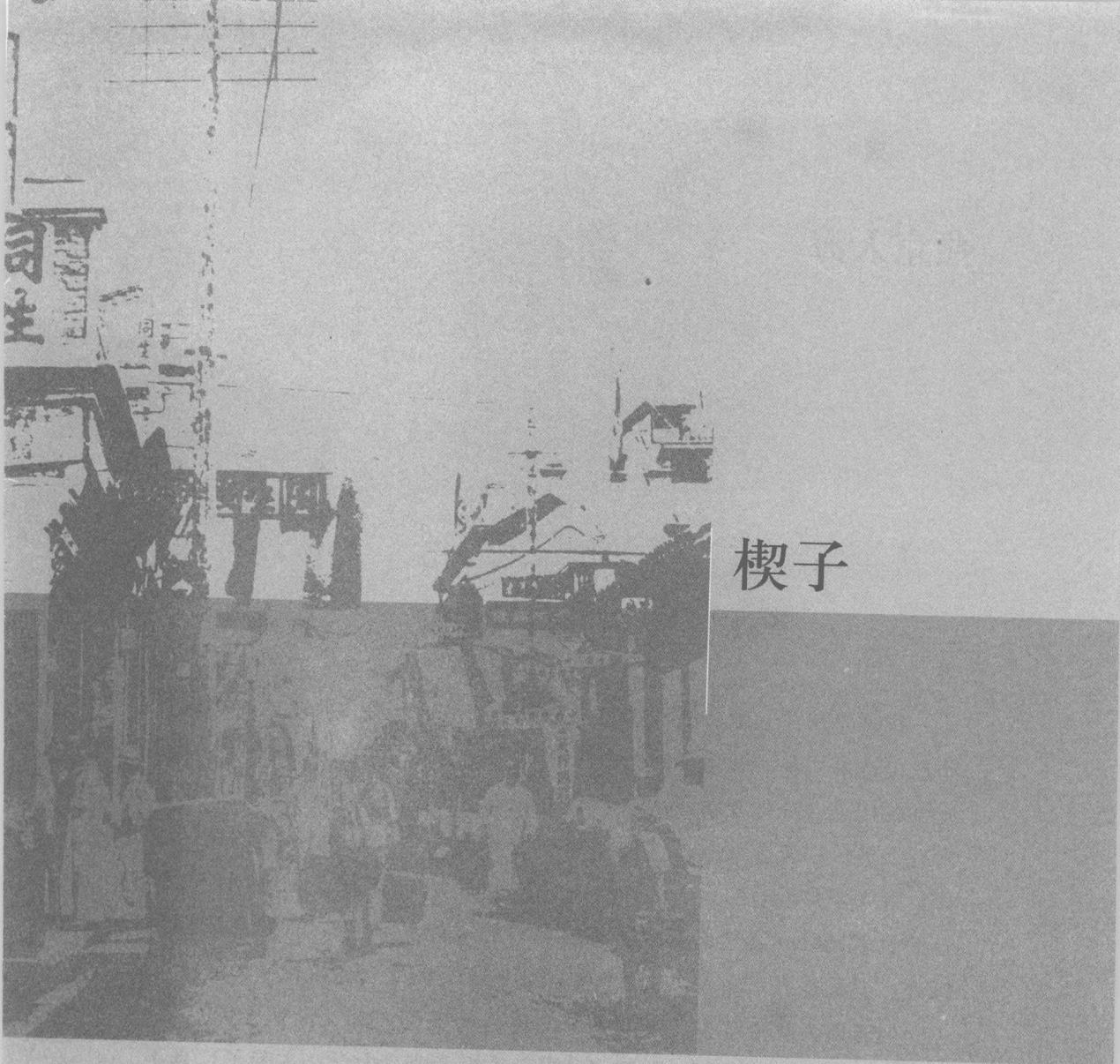
胜迹寻痕

圆明园	(112)
蟠桃宫	(116)

海上仙山·娜娘福地	(120)
花·木·城池	(126)
正阳门	(131)
天立轩	(134)
二郎庙	(137)
动物园	(139)
九门之缘	(142)
恭王府	(147)
附篇：一位澳洲学人看恭王府园	(151)
张家湾传奇	(156)
万安山访古刹	(160)
雪芹履印落城东	(164)
恭王府传奇	(171)
雪芹祠瞻礼小记	(174)
泡子河——芷园	(178)
“同福”——佟府	(183)
小 府	(188)
虎门——右翼宗学	(194)
樱桃沟——烟霞窟	(199)
太平湖寻梦录	(203)
触类旁通	(209)
多少楼台烟雨中	(213)
“西府”的谜底	(216)
城中第一佳山水	(219)
曹雪芹与北京随园	(223)
隆福寺和隆福寺街	(225)
东岳庙与《红楼梦》	(229)
上元佳节访芹居	(234)



游园访碑记	(236)
师友襟期	
平生一面旧城东——纪念胡适之先生	(240)
苦水词人号倦驼——纪念顾羡季先生	(250)
青眼相招感厚知——怀钱锺书先生	(258)
陶心如	(263)
外国朋友林阿释	(268)
叶遐庵	(272)
梁仲华	(275)
茅 盾	(278)
尚养中说曹大哥	(282)
王文志说芹踪	(286)
饶孟侃老诗人	(290)
启元白	(295)
沈从文	(301)
张次溪	(305)
大漠孤烟直 长河落日圆	(309)
什刹海边忆故交——追忆张伯驹先生	(313)
张君秋	(317)
夏承焘	(319)
缘深缘浅话难明——忆聂绀老	(323)
怀念杨霁云先生	(329)
编后记	周伦玲 (332)



楔子

燕京人海

我家原在“七十二沽”之间，不知哪世修来，得为北京人。若说也不过是寄寓侨乡，那也不然——证据就在一首词里：先师顾羨季（随）先生题拙著《红楼梦新证》的《木兰花慢》，后阙的起句即云：“燕京人海有人英，辛苦著书成。”燕字平声，京字为句中“暗韵”，是本调的定律。顾先生是昔时旧京人人皆知的“苦水词人”（苦水，是因用外文拼音的名字 ku sui 读起来就成了他的乡音的“苦水”了），有他此词特为标许，说我是燕京之人，这个资格就不同于等闲之言谈议论了。

但若以为我真够个“老北京”的称号与实际，却又惭愧无以克当。事实是我于一九三九年方得到“北平”来投考燕京大学，太晚了！真正的老北京，未曾赶上她的全美首善，仅只是个“尾巴”的“尖儿”——也许还不够不上，岂敢冒充什么。

然而，我又确实在北京住了好几十年，所经所历，所见所闻，对今日之“当代北京人”来说，也有其“我如不言，后人何知”的“身份”。何况真正的老北京土著的“视角”与“心态”，未必与我全同，我于是不妨也来一叙五十年的北京生活之若干片段。“未尝不可”（《红楼梦》中茗烟之语），“谁曰不宜”？（这是谁先说过的话，可记不清了。）

苦水词人的那一句“燕京人海有人英”，暗藏两个典故：一个易知，